

中国画家丛书

张书旂

中國畫家叢書

張書旂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K825.7/29

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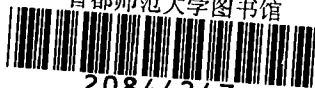
K825.7/29

中国画家丛书

張書旂

洪 瑞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44247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844247

张书旂

洪瑞著

责任编辑 胡海超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 附图 12 页 字数 40,000

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8081·12211 定价: 0.47 元



附 图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张书旂像 | 13 双 雉 |
| 1 孔 雀 | 14 柳梢群燕 |
| 2 雄鹰图 | 15 牡丹双鸽 |
| 3 百鸽图 | 16 芋 |
| 4 梨花群鸡 | 17 白 鸡 |
| 5 牡丹双蝶 | 18 向日葵 |
| 6 秋枝小鸟 | 19 荷塘清趣 |
| 7 鸽 | 20 雉 |
| 8 樱花画眉 | 21 松石孔雀 |
| 9 松 鹰(与徐悲鸿
先生合作) | 22 莲塘翠鸟 |
| 10 葫芦小鸟 | 23 葡 萄 |
| 11 凌霄墨鸡 | 24 杜鹃双雉 |
| 12 衰柳黄雀 | 25 松 鹰 |
| | 26 双 鸡 |



张书旂像

目 次

一 张书旂的生平·····	1
少年勤学·····	1
桃李满天下·····	6
“拳棋牌箫酒 天下无敌手”·····	8
南京画展 一鸣惊人·····	10
坚持抗战 保卫世界和平·····	15
宣扬中国艺术 对众挥毫·····	17
第二次远涉重洋·····	20
二 张书旂的花鸟画·····	23
(1)主题鲜明 境显意深·····	29
(2)取材广泛 创意革新·····	30
(3)重视构图 表现生动·····	32
(4)设色幽美 笔精墨妙·····	35
(5)技法精炼 风格独具·····	38
附编	
(一)张书旂的画跋·····	51
(二)有关张书旂花鸟画的评论·····	52

一 张书旂的生平

张书旂是继任伯年、潘椒石之后，独树一帜的现代花鸟画家，在笔法、设色、造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造。他是前厦门大学、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。他的花卉翎毛，形神兼备、栩栩如生、雅俗共赏，为中国人民所喜爱，他的花鸟画是祖国民族文化中一朵奇花异葩。

少年勤学

张书旂，原名张世忠，公元一九〇〇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生于浙江浦江县的礼张村。他出身于农村的一个封建的书香家庭。一家三代都以教书为业。祖父张有烈，号梅卿，是清朝的贡生，是从金华府的学员中挑选出来的优秀生，准备贡诸京师升入太学的。他的祖父是个经纶满腹、醉心功名的人，可是没有达到他的愿望，一直在家乡教书，过着寒士的生活。他的父亲张道行，号宜甫，是个秀才，善诗文，懂医学。弟弟张世禄，是个大学教授，著名的学者。叔父张道培，号爽甫，前清秀才，擅长诗文、书法、绘画，闻名于时，一生从事教育。张书旂八岁跟他学过画。堂弟张纪恩，号明静，国家干部，也喜爱诗文绘画。小叔张道土，号文辉，从事教育工作。张书旂在国内有二女一男，都在上海工作，为黄氏所生。在美国的还有二子，张书旂在家时间虽然很短，但从他习画

来看,与他的家庭教育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浦江县是个山明水秀、风景优美的地方,又是文物风土清嘉之地、竹菰鱼米之乡。明代宋濂说:浦江有“仙华为屏,大江为带,中横亘数十里,山盘纡周遭若城,洵天地间秀绝之区也”。“高智远略之士,多由他郡徙之,若大羽之乔林,巨鳞之沧海”(《宋文宪公全集》)。翻开历史来看,确实在这块土地上曾孕育出许多杰出的文人、学士、诗人、画家。如南宋时喜欢谈兵说剑的倪朴^①,元末文坛后起之秀的吴莱和柳贯^②,明代大学士、文学家宋濂^③,大书法家宋璉^④,擅长诗词歌赋的郑濂、郑涛兄弟,藏书八万册

① 倪朴,字文卿,南宋浦江人,学者称石陵先生,陈亮的好友,喜谈兵说剑,耻为无用之学,曾上万言书说:“金可以必灭者有五,不可以不灭者亦有五。”著作《舆地会元》四十卷,见《宋元学案》。

② 吴莱:字立夫,七岁能属文,著《尚书标说》、《春秋世变图》、《春秋传授谱》、《古职方录》、《孟子弟子列传》、《楚汉正声》、《乐府类编》、《唐律删要》等书,后以御史荐调长萝书院山长,门人私谥“渊颖先生”。

柳贯:浦江人,字道传,自幼至老,好学不倦,于书靡所不通,为文沈郁春容,人多传诵之,始用察举为江山教谕,仕至翰林待制,与黄潛、虞集、揭傒斯齐名,称“儒林四杰”,著有《待制集》、《字系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广辑金石竹帛遗文》若干卷。

③ 宋濂(1310—1381)字景濂,浙江浦江人。年少时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、柳贯、黄潛,因勤奋读书和才学渊博为当时文坛推重。元至正间,授翰林院编修。以亲老辞不赴,隐东明山著书。历十余年,明初应朱元璋征聘,除江南儒学提举,命授太子经,修元史、累转至翰林学士承旨。濂博极群书,孜孜圣学,为文醇深演迤,与古作者并,一代礼乐制作,多所裁定。有《宋学士全集》、《龙门市》、《浦阳人物记》、《篇海类编》等书。

④ 宋璉(1344—1380)浦江人,字仲珩,宋濂子。擅长多种字体,尤精篆书。方孝孺评其书谓:“如威凤翮霄,祥云捧日。”“俊美圆逸”。《书画跋跋》

的郑灏^①，女画家倪仁吉^②，清代以画潮水著名的洪乐悦，善画龙虎的徐子廷，直到现代的画家吴葑之、张振铎、蒋莲僧、郑祖伟^③等都是浦江人，真可说人才济济。张书旂生长在这块土地上，有浦阳八景供其游，有图书字画博其见，有良师益友励其学，张书旂的艺术成就，决非偶然。

浦江礼张是个幽美的山村，村前小溪长流，潺潺有声，村后茂林修竹、郁郁葱葱，山光水色、相映成趣，景色秀丽、四季如画。张书旂十一岁时画了一只翠鸟，嘴巴长长的，眼睛瞪住一条小鱼，画得极有趣，后被他的叔父看见了，大为惊异，认为张书旂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一定的艺术才华，于是把自己家藏的《芥子园画谱》给他，作为范本。张书旂喜出望外，兴趣倍增，把书中的“六

① 郑灏：浦江人，郑文嗣孙，字仲德，别号孚苓子，其家十世同居，称为“义门”。洪武初以赋诗长诣京，召见，问治家长久之道，以谨守祖训，不听妇人言对，帝称善欲官之，以老辞。

郑涛：浦江人，字仲舒，受业于柳贯，工词翰，为互相脱脱所知，累官太常博士，著有《旌义篇》

郑灏：浦江人，字仲养，自宋乾道以来，世称“义门”，藏书八万卷。

② 倪仁吉：浦江人，女画家兼诗人，字心蕙，号凝香子，十二三岁能诗，善画、善绣。著作有《凝香阁诗稿》、《宫意图诗》、《四时山居杂咏》，对于人物、花卉、翎毛、走兽无不精妙。《凝香阁诗序》云：“更奇者，善以绣代笔，凡美女奇卉，随经点皴，波动欲生，莫窥其针所由度，向称薛灵芸，技至此乎！”

③ 吴谿：字葑之，浙江浦江人。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、教授，1977年逝世。

张振铎：原名鼎生，浙江浦江人。现任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兼副院长。

张子屏：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，曾任杭州蕙兰中学美术教师，已逝世。振铎之兄。

郑祖伟：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，年仅二十五岁逝世，有《郑祖伟遗作集》留世。善走兽、人物，潘天寿称赞他为“奇才”，他的画几乎“与同仁相埒”。

法六要”、“破邪去俗”、“梅不离女”等画诀背得滚瓜烂熟。每当春花秋月、朝露暮霞之时，年轻的画家，常行于花间林下，谷口溪滨，静静地观察那树上的黄莺和画眉，溪中的野鸭和游鱼，凝视自然，流连忘返。凡是鸟类的飞、鸣、宿、食、饮、啄、蹲、止诸态；四时花卉的风、晴、雨、雪、烟、云、月、露之景，总是凝神遐想，妙悟自然，印之于心，形诸于手，经营挥洒，吞吐于笔墨之间。他的少年时代，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鸟语花香、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。自然界的陶醉，山村朴实的生活和家庭师友的熏陶，孕育了他热爱祖国一花一草，热爱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，并赋予他花鸟画创作以天真烂漫、爽利明快的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一九二〇年，书旂二十一岁，毕业于金华七中。当时他以英语成绩最佳，名列前茅。一九二二年，入上海美术学校习画，同学中有张子屏、郑宏模、吴弗之等人，他勤学苦练，不分寒暑、不分昼夜、废寝忘食、伏案挥毫。堂弟张纪恩说：“有时晚上作画，回宿舍不及，就困在教室里的画桌上，有时连理发的时间也没有。”一九四七年张书旂回国时曾回忆道：“我们在学校的辰光，是把两只皮箱拚起来当画桌，弗之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并且常是‘客满’，轮流作画的。”

有两位使他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，一位是他在金华七中时的蒋莲僧老师，他名瑞祺，号佛图，原是浦江人，与张书旂同乡，后住金华，清代诸生，与黄宾虹极友善，初画花卉，晚年致力山水，取法巨然、石涛之间，笔力深厚，色墨俱到。张书旂绘画成绩优异，深为蒋氏所爱重。后来张书旂在南京中大时曾推荐蒋进中大任教；又替他出版《蒋莲僧山水画册》（民国二十六年，上海工艺社出版）。在南京时又寄给他一本《汪采白山水画册》，亲

笔题着：“赠给蒋莲僧先生留念”等字。吕凤子先生^①，凤先生说过（吕凤子有颗印称“凤先生”）：张书旂是他上海美专学生中之佼佼者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张书旂有幅《孔雀》，挂在重庆凤先生的房里，画上题着“凤子吾师诲正，廿五年书旂”等字，所以张书旂是得到凤先生的传授。吕凤子曾给张书旂画过一张和尚，胡须用青灰墨色一笔抹过。可见，师生间感情极好。可以说最先关怀张书旂的是吕凤子，后来才是徐悲鸿。张书旂到了美国，还是眷眷不忘凤先生。一九五六年前，凤先生写信给张书旂的女儿张宝莲道：“你父寄给我的钱，我不能受，因为我一生不受人馈赠，我办的正则学校，这学期已改公立，也无须募捐了，请您转告你父作别的用罢，并代我谢谢他。我最爱你父，我年六十七，精力已甚衰，希望他在我生前回来，以他卓绝的技能，参加新文化创造运动。新国家一定会以极高度的热情来欢迎他，就这样埋没异地实在太可惜了，最好就在这时候国家需才时候，毅然携眷回来，万不得已就只身回来，你一定要把我的希望转告他……”

张书旂在一九五七年七月的绝笔信中也很有感于凤先生，“请凤先生及其他许士骐、柳子谷诸兄为《书旂画集》作序文”。有几张册页曾请凤先生题跋，凤先生已病在床，不能动笔而遗憾万分。“书旂”两字，朱文阔边印和“七炉居”三字印即为凤先生所刻。张书旂二十八岁出版的《翎毛集》，有“蛰道人”题字，就是凤先生。凤先生说：“书旂之画，有书旂之面目，非石涛之面目，亦非八大之面目。”可见凤先生对张书旂的画是十分理解的。张书旂与人合作的作品也以凤先生和徐悲鸿两人为最多。与徐悲鸿

^① 吕凤子：江苏丹阳人，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，擅长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画。全国解放后，被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、江苏省中国画院委员，著作有《中国画法研究》等书。

合作画过《猫头鹰》，与凤先生合作画过《雪梅图》。

桃李满天下

一九二四年，张书旂二十五岁，任浙江金华七中的美术教师。有一天，他在金华看到倪淦的花鸟画，受到新的启发。据金华文物展览室所记：“倪淦，字苾泉，清末金华人，十岁能作画，中年曾寓居桐庐某收藏家中年余，得临摹了明清诸大家遗迹，于是画益精进，山水花鸟鱼虫走兽无一不精。”他学赵昌、易元吉的创作方法，每于清晨薄暮，蹲身秘处，窥视八哥洗澡，以体会其神态。故所作花鸟，生动有趣。张书旂大概对此种创作方法已产生了兴趣，并爱上了潘椒石、朱梦庐、任伯年一派的风格。张书旂初学画时，也曾私淑吴昌硕，有粗犷豪放的风格，但后来逐渐趋向于任、潘的明丽俊逸的风格，而学吴的那股沉雄浑厚之气渐渐少了。画友柳子谷说过：“我第一次会见张书旂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秋，出示他的近作，突然很诧异，怀疑自己是否会访错人，两年前，在上海曾见书旂出版画册，笔名张世忠，画法粗健豪放，酷似岳老（吴昌硕），今则细致俊美，逼肖任、潘，前后两种不同风格恍若两人。因奇异地问他：‘张先生为何画法如此变？’张书旂说：‘要变、变则通，学画应多向古今优秀作品学，集各家所长，象蜂采百花而酿蜜那样，花是人家的，蜜是自己的，有了自己的东西，才能有独树一帜的基础’。”

可知书旂并不是抱住某家不放，亦步亦趋。

一九二六年，张书旂二十七岁，任福建厦门集美学校（后改厦门大学）教师。有一天，他画了一幅马，并题一诗：“古战场中数箭瘢（音盘，疮痕），悲凉老马忆桑乾，而今衰草斜阳里，人作牛羊一例看。”附题：“写此老骥尚有壮心，譬之于人，不无日暮途穷

之叹，世间罢羸者睹之，潜潜然同一伤感乎！”他少年老成，抱“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”之志，感叹人到老时有被遗弃之虞。可知他是个深谋远虑的人。另一幅马，马耳如斜削的竹筒，四蹄起风，不象凡马空肥肉，而是马瘦有神，这分明是杜甫诗中“锋棱瘦骨成，竹批双耳峻”的千里马，也题有诗：“耳峻蹄高目有隅，面发磊落立奚奴，承平谁用千金买，空使闲人画作图。”这诗抒发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，喟叹世无伯乐，遂使千里马“伏于槽枥”、“喘于盐车”之中。谁知伯乐真的来到厦门，把这匹“吐其壮志，腾其四蹄”的千里马挑选出来，这位伯乐就是徐悲鸿。

一九二九年夏，徐悲鸿应福建教育厅厅长黄孟圭的邀请，赴福州游览，黄氏是个提倡奖励艺术的人，凡是沪上名家作品都搜罗征集来闽，开全省美术展览会于福州，其规模之大、画幅之多，也是空前的，当时张书旂正授教厦门大学，也有大量作品参加，徐悲鸿参观画展，大为称赞，“张先生书旂，时授教厦门，亦有多量作品参与。其风爽利轻快，大为人所注意，旋即应聘，来中央大学”。（徐悲鸿：《张书旂画伯》）张纪恩云：“徐悲鸿大师于福建画展中，看到张书旂的花鸟画后，许为奇才，旋即由吕凤子延揽至中央大学任教。”张书旂赴南京中大任教，还应该从一九二八年（戊辰）、一九二九年（己巳）说起，这两年他开始编《分类国画入门》第一种（即《翎毛集》），该书分《翎毛集》、《山水集》、《花卉集》、《人物》四种。编绘旨趣要求：“以一人传一艺，以一书尽一法，而融画谱画法于一炉，由谱悟法，由法征谱，务使有志国画者，得此一书即可据以为登堂入室之历阶，俾式微之，东方艺术有蔚然复兴之一日。”他们的意图乃是纠正《芥子园》之失，“即在其分门太备，不免敷衍塞责，夫欲于有限之篇幅而备列一切之画法已难，况仅赖一人之精力而欲尽传各种画法之秘奥，不其难之

又难也耶？”所以强调专门，特请张书旂画翎毛。其中素描、速写之多也是惊人的，所作翎毛千态万状，尽变化之能事，这部书标帜着他的花鸟画的成熟。《翎毛集》的出版，为徐悲鸿所重视，所以徐悲鸿福建之行，已是胸有全马了。

张书旂到中大之后，精神焕发，课余之暇，孜孜勤业，精益求精。对艺术教育事业极重视，认为必须发展艺术教育事业，研究教学方法，重视写实和写生，自己曾养过老鹰、黄莺、鸳鸯、猴子等动物，熟察一动一静的生活习性。在教学中，对众挥毫示范，传授学生，热心编写教材，交流教学经验，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帮助甚大。常言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。”他教过的学生极多，真是：“桃李满天下。”

“拳棋牌箫酒 天下无敌手”

张书旂为人十分朴质，不假修饰。平时穿衣，朝穿夕污，无衣无洞，都为香烟所烧，又爱穿长衫，很象一位青衫寒士，他很怕寒冷，三四月间，人家已衬衫单衣，而他犹穿重裘，头发蓬松，不愿修理。他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，遇朋友有急，常能罄囊解困，毫不吝啬。每逢节日，经常寄钱给最困难的村民。可是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极严，有一次，他的小女儿陈莲（已去世）从上海写信到美国向父亲要三百元钱买手表，张书旂回信非常生气批评她说：“陈莲每月收入仅四五十元，就是不衣不食半年后始能积得此数，若带此昂贵手表，岂不被同事、上司见笑！我总以为大陆解放后青年头脑可以改变，乃仍注重物质浮华，以炫耀他人，岂不痛心！”还说：“就是有钱也不准儿女浪费，现在不必说世界上，就以吾乡吾村言，不知仍有多少穷苦人，如有能力为什么不救济他们。”张书旂对父母极孝敬，日常生活上例子极多，就是在他病危

中，还是再三嘱咐，勿使老母知道；如“接此凶信，请用种种方法，勿使老母闻知，家用若能维持固佳，否则仍有乃嫂供给，我已嘱咐乃嫂，直待老母百年以后”。他还常说：“得失眼前不须计，是非历史自分明。”同时，张书旂也是一个同情革命事业，富有正义感的人。

张书旂的个性是诚实、朴素。徐仲年分析道：“书旂兄是位极朴素诚实的人，如果以法文形容他，便是Un homme Simple et loyal，我以法文来形容他，因为法文中的 Simple et loyal，尤其是 Simple，似乎比中文的‘朴素、诚实’来得细到。因为他朴素，因为他诚实，无意中在画品中流露出来，用色不滥，虽不寒酸，却也无甚富贵气，这是朴素的表示；用笔一丝不苟，不论巨细，不论重要次要，精神一气贯注，这是诚实的显露。”又说：“书旂兄是极用功的一个，……如果不勤，工候不会如此到火……”“书旂兄又有极强的自尊心，自尊心不是骄傲，这层须得辩明，知己之长，审己之短，斤斤自恃，不与庸俗为伍，此之谓自尊。……所以自尊是高尚的，进取的，骄傲是粗俗的自封的……书旂兄的画品，虽则不故意装做清高，却也不低下，这层我敢断言。”（《读张书旂先生画有感》）

张书旂因为有一种自尊心，所以他的性格还有强昂亢爽的一面，他嗜酒，豪于饮，善姆战。每当朋友宴会的时候，大家都要欣赏他的名句：“拳、棋、牌、箫、酒，天下无敌手。”所以凡有宴会，无张书旂不欢，因为他天真烂漫，谈笑风生，所以满座常常被他倾倒。孙福熙说：“张书旂平时是很谦和的，但他的情感是万分的热烈与旺盛，这种情感就是中国老民族所最缺乏而急需培养的，猜拳与饮酒原是无伤大体而亦无关大体的，但以这种精神应用于艺术，应用于挽救民穷财尽的时势，应用于抵抗暴力的侵袭的

现代，这是含有很重大的意义的。”洪亮^①说：“书旂吃酒并不是一日须倾三百杯，但愿长醉不愿醒的，而是为了兴酣落墨摇五岳，画成花鸟美神州。”他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真情流露，用手指头向喉咙一挖，酒吐了出来，又继续吃，当他吃醉了，真有李白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之态。画家柳子谷说：“书旂非醉生梦死辈，是时为国民党反动派腐化黑暗统治时代，内忧外患，危亡日急，夫何有此豪情，盖书旂对艺术抱负甚高，以为复兴民族，有赖于复兴文艺，复兴文艺必须搞好创作，达到最高地位，所谓天下无敌手者，特寓艺术于拳、棋、牌、箫、酒耳！”又说“书旂在艺术上有雄心壮志，有艺术天才又能踏实钻研，书旂曾对我讲了恽南田耻做第二人的故事^②，所以他有‘耻做第二人的精神。’”由此联系起来看，所谓：“拳、棋、牌、箫、酒，天下无敌手”者，虽系戏谑之言，又何尝不是豪言壮语呢！

南京画展 一鸣惊人

张书旂作画与一般画家不同，他口衔香烟，面对素纸，凝神而视，待神采奕奕的小鸟儿，宛然在目时，即振笔一挥，画成了栩栩如生的小鸟，这是一种心摹手追，默识于心，闭目如在眼前，放笔如在笔底的画法，所以凡人家以百千笔成的，他以数笔得之，凡人家感到下笔棘手的，他可自然出之，使其作品无丝毫之勉

① 洪亮：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，曾任《东方杂志》主编傅东华的助理编辑，著有《中国民俗文学史略》、《浙江民歌》等书。

② 恽寿平：字正叔，号南田，八岁能诗，画笔生动，时称三绝，书法俊秀。初善山水，力肩复古，及见王翬，度不能及，则谓之曰：“是道让兄独步，格妄耻为天下第二手。”于是舍而学花卉禽鱼，为写生正派。著《瓊香馆集》。

强，半点之苟且，而有天然之趣。

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，南京曾举办两次全国美术展览，张书旂作品均被评为获奖者，此后在比利时、法国巴黎、德国柏林、苏联莫斯科举办的中国画展，张书旂作品也为各国政府所珍藏。此为张书旂崭露头角时期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至七日，在南京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开了一次《张书旂先生画展》，作品有二百数十帧之多，这次画展作品选购一空，有的作品，甚至标上了四五张红纸条，被四五个人所选购，可以说是“满堂红”。这说明他的精采艺术，引起了社会上极大注意，博得了中外人士一致的好评。

此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夕，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。国民党政治腐败，对外实行屈膝投降政策，对内压制民主，国民经济凋敝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；在画坛上，不少画家缺乏生气，陈陈相因，吃人残羹，而张书旂的画，主题突出、题材新颖、清新秀逸、雅俗共赏，看他的画，使人感到耳目一新，精神为之振奋，是有其积极社会意义的，所以当时的《艺风》极为重视，特出专刊，广为评论介绍。《艺风》社主编孙福熙说：“我所认为艺术与国家有关系的理由是：当此民穷财尽、暴力临头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勇敢学画，从容的开艺术展览会，这个态度是证明真正了解艺术的意义，而且从这样的精神可以鼓励整个民族，去挽救民穷财尽的困状，去奋勇抵抗暴力的侵袭，我们看到书旂先生的绘画，处处表示其独特与反抗的精神，对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作猛烈的革命，然而对于时尚所趋的欧化艺术，他虽亦吸收其长处，而壁垒严峻，不肯轻易降服。这是现代的中国人以至现代的中国艺术家所难能可贵的。”（《花鸟专家张书旂先生个展》）